

瓦盆和瓦罐

□江阴 箫笛

相比于陶瓷和搪瓷的精细选材、工序复杂,瓦盆和瓦罐在所有的烧制容器中是身份最卑微的了。普通的黏土烧制而成的,没有美妙的外表和精美的图案,灰头土脸。因为便宜,在铁质容器和塑料容器不发达的岁月里,它们的身影出现在成千上万普通大众的家里。

以前听大人讲过《乌盆案》,说一丝绸商人借宿一户烧窑人家,因为钱财外露,对方起了歹意,谋财害命将商人尸首扔进窑里烧了,来一个死无对证。商人尸体烧制的乌盆被窑主的债主——一个老汉拿去抵债,附在乌盆上的商人的魂,请求老汉为其伸冤,后来,包大人为其昭雪。

《乌盆案》里面黢黑的乌盆,就是我年少时在乡下常见的那种瓦盆,由此,记忆深刻。

瓦盆连接着很多细微的记忆。第一次接触“煨”这个词是在石头家里。石头奶奶把切好的南瓜放上油和盐,装进瓦盆,找盖子盖好,放进还有余火的灶膛,说

“煨”一下。

石头奶奶耳背,跟她说话,要很大声。她耳背,但又话多,常在外面说个不停,传到儿媳耳朵里,都是是非。石头爷爷以前是地主,上过私塾,认识很多字。夕阳的余晖中,老爷子蹲在门口看报纸,瓜皮帽上插几张纸做帽檐挡阳光。老爷子九十几岁离世,没几年,老太太也无疾而终了。

瓦罐上有两个“鼻子”用来拴绳子,方便提,为此,瓦罐被称作“二罐子”。在乡下,瓦罐常用来提水,小一点的用来做尿壶。

祖母年轻时去邻居家借来两个瓦罐提水,瓦罐刚借来,还没用,发现有讨饭的来借宿,祖母没说什么,重新买了新的给人家送过去,祖母说“吃亏是福”。

她一辈子与人为善,自己才刚解决温饱问题,见到来讨饭的,毫不犹豫拿点东西给人家。那时候,甚至有讨饭的来借宿,祖母把过道屋的地上铺上麦草让讨饭的住,早晨起来,还会让我给讨饭的送一碗热乎的稀饭。

刘二叔从小没了娘,他自己有了孩子后,夫妻两个要忙着赚钱,把仨孩子留给老父亲,刘爷爷睡完午觉,孩子不知跑哪里玩去了。光屁股的三宝睡在马路边的沙堆上,祖母见了,捡回来,弄点水给清洗,放床上睡,睡醒了,给点东西吃,然后送回去。

那时候的茅厕都是露天的,而且在院子外面,起夜不是很便利,就用瓦罐做尿壶。我自小消化系统不好,睡着睡着就要尿床,为此祖母夜里起来两三次在瓦罐里给我把尿。

冬天的夜晚,夜幕慢慢降临,寒风阵阵,鸡鸭踱着步子进了窝,祖母蹒跚着去把鸡窝和鸭圈的门用石头挡住,顺便把靠在墙根的尿壶拿回来。我跟在祖母身后,聆听着不知哪里传来的阵阵虫鸣声,突然感觉到了岁月的那份孤寂。

我常常拿祖母作为我的人生标杆,要做一个善良的人,因为我始终相信,好人有好报。心善的祖母在九十六岁的时候,无疾而终。算一算,到今天,已近十年了。

中秋老家涨烧饼

□南京 曲日

我儿时的印象里,老家人过中秋,必做涨烧饼。

这是一种大块头的饼,一个少则二三斤,多则四五斤,拎在手里坠坠的。它的外形,像是两个漏斗对合在一起,又像飞碟。外表红堂堂油光光,还粘着一层芝麻,看着就叫人唾津潜溢,更不要说刚出锅时那诱人的香味了。

那时家家户户日子过得都紧巴巴,每年只有三个时节可以自我放松一下:春节,端午与中秋。所以每到中秋前夕,各家就忙起来:买“醉水”,揣醉,捂醉,等发得差不多了就下锅,一个一个地做出来。

做时,先在锅里抹一层油,撒一层芝麻,油热后倒面。因为家家都是烧草的灶,所以火候最要掌握得恰到好处——火太大,皮焦骨里生,火太小又费工,必须不大不小,让面在锅里慢慢涨起来。等与锅体接触的皮子由嫩变老,黄澄澄红漾漾的,这时就将饼翻过来,让另一面也与锅体来个“亲密接触”。

清凉盈袖

□泰州 王太生

伏天读书,选一些清凉降火、去燥安神文字,亦可在水边读,读一些绿植和凉食的文字,那些字在井水泡过,读之眉眼有潮气,伏案清凉盈袖。

酷热伏天,昼长夜短。天热时,试读王羲之《积雪凝寒帖》,“计与足下别廿六年,于今虽时书问,不解阔怀。省足下先后二书,但增叹慨。顷积雪凝寒,五十年中所无。”那年月,先生与朋友分别,扳指头算来,已经廿六年,虽时常有书信往来,却难以舒解久别的思念情怀。先生读着朋友寄来的两封信,心生喟叹:最近积雪未消,天气严寒,是五十年来所未曾见的景象。想您近况一切如常,希望明年的夏秋之间,还能收到您的来信。

这样冬天写的字,在天热时欣赏,或许会有一缕凉意。清凉如薄荷的字,《小窗幽记》里面有一段:“盛暑持蒲,榻铺竹下,卧读《骚》《经》,树影筛风,浓阴蔽日,从竹蝉声,远远相续,遽然入梦。”

伏夏手摇蒲扇,将一小榻支于竹阴下,读《离骚》《诗经》,口齿生香,风从树影间出,浓阴遮掩毒日头,一缕蝉鸣远远传来,其韵入梦。这是一个竹床被陆续放进博物馆,而老板桌、老板椅登堂入室的年代,人们躲在空调房里纳凉,总是怀念露天躺在一张竹床上,在天地间,悠悠吸纳的凉意。

菜谱中也有清凉。林洪《山家清供》曾记暑日荷叶妙饮:“暑月,命客泛舟莲荡中,先以酒入荷叶束之,又包鱼鲙于叶内。俟舟回,风薰日炽,酒香鱼熟,各取酒和鲙。真佳适也。”将酒倒在碧绿的荷叶中包起来,饮酒时将荷叶刺破,酒由荷叶的柄流入口中。林洪曾在暑日约上三五好友泛舟莲荡,带上碧筒酒,用荷叶包上鱼鲙。兴尽回舟中,酒香

中秋前夕,走在街上,会发现处处都弥漫着涨烧饼的香味。到了中秋节早上,家家户户桌上是蒸得热气腾腾的涨烧饼,咬一口蓬松绵软,还有丝丝甜味;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皮,又香又有咬劲。因为平时日子清苦,所以一般人家都会多做一些,连吃好几天。

有人要说:月饼呢?你们那儿就没有月饼吗?月饼也有的。那是晚上用来敬月神的。当然,月神享用过了,就自然成了我们的“战利品”,但它毕竟金贵,不似涨烧饼那么亲切。

我在老家读完初中,就外出求学谋生了。但只要回老家,或者家里人来看我,我都能重温这涨烧饼的美味。后来我听说,在老家,现在有人家专做涨烧饼出售,它与闻名遐迩的黄桥烧饼一样,出现在地方名优食品的橱窗柜台上,供南来北往的人们选购、品尝。

时至今日,不知我的老家是否还像我儿时那样,家家涨烧饼呢?

秋天到孙庄来看鸟

□如东 孙同林

秋天里,我走进孙庄。田野上迎面扑来浓郁的秋的气息,稻子鼓起了肚子,大豆挂满了牌,山芋地裂开了缝,玉米穗翘起了牛角……

当然,孙庄的秋天,风景中掺进了许多新的元素,不少跟传统农业不一样的色调充斥其间。譬如特种蔬菜地,在金灿灿的原野上忽然出现一大片葱绿,就仿佛是在金色地毯上镶嵌了一块翡翠;而那耸立在原野上的数百亩白色智能大棚,又给金秋大地平添异彩……

我以为风景中最美的当数那正在耕作中的菜地。

耕翻作业中的大田,其实是一片收获过后的空地,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地里轰轰隆隆,来来去去,远远望去,在拖拉机的前前后后新翻出的黑土地上,无端地开出一地白色的花朵。而且,那些花

朵还是动态的,拖拉机走,它也走,拖拉机停,它也停,只在拖拉机的周围不远,令人甚是好奇。待走近了看,才发觉,那原来是无数只白鸟,它们正自由自在地围绕在拖拉机的四周,白鸟们时而在拖拉机的上空舒展身姿,时而在新翻的泥土上驻足觅食,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乡村田园画卷。

秋天,孙庄的白鸟风景是最美的,当然不是说其他的季节就不美,因为,白鸟并不是候鸟,它们已经把家安在这里了。只是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里,天空更为高阔,原野更加旷远,便更适合于白鸟们展示了。

曾经有一位孙庄的文人为白鸟写过一首散文诗:

……
色素的搭配,身段的大小,一切都相宜。

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,那雪白

的羽毛,那铁色的长喙,那青色的脚,增之一分则嫌长,减之一分则嫌短,素之一分则嫌白,黛之一分则嫌黑。

晴天的清晨,每每看见它孤立在树枝之上,看上去不是很安稳,而它却很悠然。人们说它是在瞭望,可又说不清它在瞭望什么。

黄昏的空中,偶见它低回低飞,多么温馨的形象,那是给乡居生活中的一份恩惠。或许有人会感到美中不足,因为它不会唱歌,但是,它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首优美的歌?

水田里,不时有一只两只站立,整个田块便成了一幅嵌在玻璃框里的画,田块的大小好像是有心人为它们设计的镜匣。

白鸟实在是一首歌,一首美到骨子里的歌。

秋天,到孙庄来看鸟,是一种美的享受,美到你无法拒绝。

故乡的桃金娘

□广东吴川 梁惠娣

夏日,在山野间漫步,放眼望去,只见郁郁葱葱的山岗上,一簇簇灌木丛中,盛开着鲜艳夺目的紫红色的花儿,远看,就像少女身上穿的彩衣。啊!禁不住飞奔而去。桃金娘!她就是童年时一直伴着我成长、带给我无限欢乐与无尽回忆的桃金娘!

《纲目拾遗》载:“粤志:草花之以娘名者有桃金娘,丛生野间,似梅而未微锐,似桃而色倍赭,中茎纯紫,丝缀深黄如金粟,名桃金娘。”这段描述真美,一朵草花便有了诗的灵气。

初夏的风才刚吹起,桃金娘就争先恐后地开放了。桃金娘的枝叶长得平实,稍显朴拙,可开的花儿却雅致动人。先自枝头冒出一粒粒色泽浅淡的苞蕾,如旧式衣裳的纽扣,然后慢慢开出花来。桃金娘的花,初开时是鲜艳的紫红

色,五片花瓣围成一圈,像五只小碗,盛载着光阴风雨,盛载着尘世悲欢,是怎样一场舍不得散去的筵席啊!花心是金黄的蕊,如金丝。我想,她名字中的“金”字大抵因此而来。慢慢地,花瓣变成粉红色,待到花将开败时,花瓣变成了淡白色,然后黯然凋落,留下淡青色的幼果。

至此,桃金娘花完成了自己神圣的使命,她把生命的接力棒庄严地交给了果实。其果先青而黄,黄而赤,赤而紫。成熟的果实,像一个个缩小版的小酒杯。放眼望去,挂果累累,像开着一个盛大的酒会。

童年的往事,也如一朵桃金娘花,在慢慢地盛开……

小时候上学放学从山野间经过,眼神就被一朵朵桃金娘花儿勾了去。整个夏季,我们一个个化

身“采花大盗”,头上、耳丫旁、手上全都是艳丽芳香的桃金娘花。

到了七、八月,桃金娘的果实成熟了。那是怎样的诱惑呀!每天天微亮,我们一帮小伙伴就一个劲往山上钻,采摘那些紫黑色的小浆果,一边采摘一边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,吃得舌头牙齿被染成紫黑色也不罢休。我们如蜜蜂的花间采蜜,低头与昂首尽是夏日景明的欢愉。下山时,我们是满载而归的小山贼,带着满袋的果实回家与亲人分享。一粒桃金娘的果实,就这样延续着我们的快乐,装点着我们的整个童年时光。

长大后,出外求学、工作,离家乡越来越远,桃金娘也渐渐从视线疏离。

及至如今,于夏日乡间的久别重逢,又勾起了我埋藏在心底的记忆与温暖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39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126.com